

“李鬼”冒充“李逵” 退休老师中招

本报讯 在见不着面的情况下通过手机、网络等工具被骗的案例已经不是新鲜事了,但他们大多是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。可日前在滕州就有这么一名退休老师,竟也着了对方的道。

家住滕州城区的刘老师,几年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來。10月29日晚上,他的电话响了,接通一听是名四川口音的男子打来的,对方自称是李逵,现在和几个朋友在青岛玩,打算第二天来滕州看他。刘老师确实有一个四川的老师朋友而且姓李,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便欢迎“李逵”来家中做客。

30日一大早,刘老师还没有起床就接到“李逵”的电话,他说昨天晚上就到了济南,和朋友在当地娱乐场所找小姐被公安机关查到了,要交8000元罚款,否则就要被拘留,他们几个人身上带的钱不够想让刘老师想办法。

刘老师觉得都是老朋友,并且因为这个事进了拘留所好说也不好听,便将自己卡里的3000块钱打给他。汇款后没多久,“李逵”打来电话说钱收到了,但是还不够,想让他再筹点钱过去,被刘老师委

婉地拒绝了。

当天下午,刘老师打电话想问问对方情况,却一直打不通。31日早晨,“李逵”仍没有来到滕州,刘老师便从自己手机通讯录里找到李老师的电话号码,问他有关情况,李老师当即就被问愣了。这时,刘老师才知道自己被骗了,于是只好向龙泉派出所报案。

(特约记者 金亮)



“骗子电话”出新版 孩子在校受伤正抢救

本报讯 “你的女儿早上在学校打扫卫生擦玻璃时从二楼不慎摔下来了,脑部受伤严重,刚刚从滕州市人民医院转到济南,目前正在抢救,你尽快带着钱往医院赶……”日前,滕州市民郭先生接到号称“学校老师”的来电,对方直呼孩子的姓名,语气非常焦急。

路上,郭先生又接到了亲戚的电话,“早上,医院并没有接收到抢救孩子的消息,更不可能转送到济南了,也许是被骗了吧。”亲戚说,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,医生们就会立即在医院内部系统里帮助家长查询孩子的姓名,但最终却往往是骗局。

据了解,当时,还没等对方说完,心急火燎的郭先生挂了电话就与女儿班主任联系,没料到的是,此时班主任的电话也打不通,这下,可急坏了郭先生。幸好,亲戚在滕州市人民医院工作,郭先生便给亲戚致电,让其帮忙查清是否属实。其间,郭先生在网上订购了去往济南的高铁,票订好了,也打算出发了。就在这时候,又接到了号称“老师”打来的电话,对方语气焦急万分,心急如焚的郭先生根本来不及多想。

此时此刻的郭先生大松了一口气,直到这时才想到,赶往学校,证明女儿是否安全。途中,郭先生再次拨打了之前没打通的女儿班主任的电话,得知女儿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意外,而且也并没有擦玻璃,正在学校上课。为此,郭先生表示很纳闷,自己的信息是怎么被泄露的呢,而且还说得那么属实?在此,告诫广大家长,在接到类似的电话时,一定要保持理智,第一时间联系学校或医院方面进行确认,不要盲目急于下结论,以免陷入骗局。(特约记者 郭满繁 王辉)

“双十一”狂欢来临要购也要防伪劣

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,11月11日不仅仅在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光棍节”,如今反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。每年这个时候,各大商家都会打出一折、促销等旗号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。多数网购爱好者都会趁着“双十一”的到

来,选择自己心仪的商品,以低价收入囊中。直到收到货品,打开包裹往往大失所望,发现自己选购的商品,实物常与网上描述不符。想退货吧,商家又以一切以实物为标准来搪塞人,很是苦恼。

家住滕州市翔宇经典的贾女士就吃过类似的亏,每逢“双十一”,她都抵挡不住低价的诱惑,结果买了一大堆可有可无的东西。“记得去年‘双十一’,本想趁打折促

销买一套韩国代购的护肤品,没想到收到包裹发现,并非正品。”贾女士无奈地说,“询问商家,商家态度却非常强硬,只能吃哑巴亏了。”

随后,记者采访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网购达人李女士。据李女士介绍,网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,但却是不可避免的。消费者只需在购物时多注意一些细节,就可以降低风险率。“主要是浏览已销售的数量,使用者

对产品的评价,尤其要看差评。而且,现在大部分商品都有防伪码,这也是辨别商品真伪的重要途径之一。”李女士如是说。

在此,提醒广大消费者在“双十一”来临之际,面对网上的各种促销活动下手需谨慎,不仅要买到优惠的商品,更要买到物美价廉的正品。

(特约记者 郭满繁 实习生 韩婷婷)



滕州首家“电子化图书室”

在姜屯镇农村小学,经常看见学生们拿着条形码借书卡在图书室选书的场景。原来,从这个学期开始,该校的图书室告别传统图书管理程序,正式进入电子化管理。据悉,这是滕州首家使用电子化管理图书室的小学。据张扩壮校长说,该校图书室藏书约5000册,学校特别设计条形码借书卡,找到要借的书本后,只要在电脑中用扫码枪扫书本条形码和借书卡上的条形码,整个借书过程几十秒便完成了,非常方便简单,深受广大师生欢迎。

(特约记者 王辉 摄)

刘村小学举办地震逃生演练活动

本报讯 为使全校师生了解防震、疏散等应急避险知识,提高全校师生在密集场所紧急避险和应变的能力,掌握地震来临时最有效的逃生方法,11月6日上午,柴胡店镇刘村小学校进行了一次模拟地震来临时的逃生演练。

这次活动全校师生参加,学生从教师撤离到操场只用了1分30秒,整个演练过程严肃、认真、紧张有序,提高了师生实际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,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。(通讯员 周玉梅)

羊庄中心小学举行消防安全演练

本报讯 今年11月9日,是全国第24个消防日。为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,提高自防自救能力,营造“人人关注消防,人人参与消防”的良好氛围,近日,羊庄中心小学举行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。

在消防警报的报警铃声响起,紧急疏散逃生演练开始。全体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,捂着口鼻、弯着腰、紧贴墙根,安全、快速、有序地从教

室撤离到学校操场,仅1分15秒,全体师生安全撤离完毕。接着,有关老师介绍了灭火器的使用步骤和方法,全校师生认真观摩了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,并亲身体验了现场灭火的过程。通过本次演练,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,提高了自救、自护能力,掌握在紧急情况下机智逃生的本领。

(特约记者 孔庆明 通讯员 孔令明)

在滕州三中的“衣食住学”

李润涛

今年10月18日,是我的母校——滕州三中诞辰60周年庆典日。不知怎的,每每在给孩子鼓劲加油时,每逢高考路过考点时,就不由想起我1983年——1985年艰苦而快乐的中学时光,也不由勾起我对“衣、食、住、学”的回忆,更不由激起我难以割舍的“三中”情怀。

衣——穿上没衬里的西装,骄傲

从杨柳依依,到枫叶满地,那时我们的衣裳大都是“通用”牌的,上身穿一件白里带污、褶皱似老太脸的褂头或长褂,下身穿一件蓝灰色、裤腿到腿肚子的裤子,鞋是“解放牌”的,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汗流浹背,都不来换的。冬天,袄和棉裤,自然是废旧棉花填的,但一般是“乏桶子”,外边套一件深秋穿的“蓝士林”,只有少数人里面能穿上秋衣、秋裤,那可能是个别城里来的人,也可能

是拾哥、姐穿过的。记得刚上班的姐姐为我要量身定做了一件西装,暗条的,锁边的,但没有衬里子。这身“行头”,在同学中当时是挺惹眼的。毕业照上,在教学楼下的“倒挂金钟”前照师生合影、照班委会合影,我穿着西装,很是帅气。

食——同甘共苦的煎饼咸菜岁月,温暖

我们那时基本上是带着煎饼和咸菜求学的。甘宜龄同学的咸菜最好吃,是她奶奶亲自下厨炒的,老咸菜切丁,大大的猪油好的,状若“花生粘”,我们一般是不舍得享用的;刘书华、孔祥文的菜,不添“防腐剂”就能保质三年,刘书华的咸菜切的像板凳腿,有时还“干葱糕”,保质时间还得长;孔祥文的招更绝,有时用猪油炒盐——“胡盐”,你想,

保质期定会 longer 吧?好伙计就得同吃,集体决议:先吃好的后吃差的。到了星期五左右,该吃刘书华的了,个个切着牙,挑两根细的,嘴里漱漱,孔祥文的“菜”一个月居然没见下窝。

住——大通铺上挤着睡,难忘

住的寝室,睡觉每人不到半米宽,挤得像小猪仔吃奶。四肢朝上,一个姿势,你想翻身很难,只能喊一二三向同一方向,不然就会侵占邻居的地盘,引发战火。夏天晚上,装在罐头瓶子里的咸菜发酵味、浑身的汗味,和鞋壳里的死老鼠味,让人喘不过气来,再加上硕鼠们偷吃挂在梁头上包袱里煎饼的吱吱声,难以安然入睡。冬天睡觉呢?更糟。天寒地冻,硕鼠们偷吃

煎饼的吱吱声依然如旧,半夜谁都不愿黑灯瞎火地到30米外如厕,于是乎披上棉袄就在门口解决。第二天,门口焦黄一片的冰面,出门打滑。

学——恩师的教诲如在昨日,感恩

学习,总是要有老师的传道。上高三时,因为班主任蒋振远老师到另一所中学高就,由邹县新来的张敬功老师接手班主任。张老师是瘦如骨,声如钟,身着蓝色中山装的“半截老头”,一脸不让学生亲近的痞子。动不动就用“疙瘩剂”伺候,特别是对调皮的

学生,朝脑门盖就来两下。有一次爬黑板,有位同学没有做正确试题(应该会),张老师正想砸他时,那位同学敏捷地扭头往后一扬,正巧碰上了黑板,便摸摸头、小声“疼”,引来一片笑声。



情牵梦绕枣工校

鞠厚生

现在学院路上的北辛中学就是原来的枣庄工业学校。25年前,我从这里出发,一路辛苦,一路坎坷,一路豪迈,一直走到今天。无论我人生成败,她都是我的力量源泉和牵挂所在。

1986年9月,我们枣庄市五区一县的莘莘学子,踏着青春的节拍,意气风发地走进枣庄工业学校,开始了不同既往的中专生活。看到简陋的大门,杂乱无章的学校布局,年轻气盛的我们顿时傻了眼:偏僻居县城西北角的这所学校难道就是我们憧憬的地方?放飞理想的心情一落千丈。大家默默地跟着老师领课本,认识自己的教室和宿舍,同学们心里灰蒙蒙的,全没有了当时中专生的自豪感。

由于学校班级多,教室宿舍紧张,我们八六级采煤班和机电班合用一个大大教室,自动化班微机班共用一个教室。我们四个班每班编制40人,其他三个班有一些女生,唯独我们班毕业后的去向是矿山井下,所以没有女生分到我们的班。这让我们的班长既不服气又无可奈何,我们班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和尚”班,总觉得比其他班的同学低一等。开学没多久,一位周姓同学一直没报到,他的位置被少言寡语的孙美女补上,我们才不至于没有一点女生的色彩,终于可以昂起头来和其他

班同学一样了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,我们的生活比前几年同学入学时有了很大改善。印象中我们每月三十斤粮食,二十八元菜金,这个标准一直坚持到毕业。有些男生饭量不够吃,一些女同学和老乡们就把自己余下的饭菜票匀给他们,从未想到让大肚子男生还,那种团结友爱互助的氛围现在想起来依然温馨如昨。

1987年12月12日是我们枣庄工业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学生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,我们从原三师医院旧址搬到学院路上的新校。当天北风凛冽,丝毫阻挡不了全校师生的热情和梦想。记得我们学校动用了几辆蓝色卡车和绿皮军用车,把我们的所有家当运送了两天。校工陈师傅虽然年近七旬,依然手握方向盘,精神抖擞地奔驰在两个学校的路上。87级的师弟师妹们从11月份入校开始就在新校上课,我们的到来令他们兴奋不已。他们从七层教学楼里探出头来,用好奇的目光“欣赏”我们这些从老校来的学长们。离开老校前,在班主任和班干部们的组织下,大家互相帮忙拆掉双层铁架木板床,捆好自己的行李,把课桌板凳搬到汽车上,早先一步

到新校的老师同学负责接应。在这新旧两年交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一年半的新校生活。

初创时期的枣工校新校,除了教学楼宿舍食堂外,基本上没有其他建筑。操场上杂草丛生,好多路沿石躺在路边上,工人师傅各干各的活。新来乍到的我们就像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一样,感觉到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和美好。在学校和学生会的帮助下,各种社团应运而生。山枣花文学社好像就是在那时创办的,爱好文学的学生们在上边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。陈冰同学常在《山枣花》上发表诗作,被我们称为校园诗人。他经常和我们谈字谈汪国真,不知陈冰同学现在是否还在写诗。学校还聘请了我省著名诗人黄显生先生到我校作报告。86级采煤班的于吉文一头卷发,一双猫眼般的大眼睛镶嵌在胖胖的国字脸上,弹的一手好吉他。于吉文经常在宿舍里洗刷间自弹自唱,有时到操场上与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苏永成老师互相唱和,彼此引为知音。我们毕业那一年于吉文当选为学生会文体部长,成为学校里的明星人物。

那时的我同样迷恋上了文学,也尝试过给报社投稿。1988年初,学校组织我们到不远的滕县剧院看电影。其中的一部影片《天音》感动了我,回来后辗转反侧数日,终于构思了一篇评论文章寄给了《枣庄日报》社,该文获得当年影评银星奖鼓励奖。当我独自一人到枣庄领奖时,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电影公司。我这个在校中专生可能是年龄最小的获奖者,返回学校时引起很大轰动。以至于1989年夏天毕业时,班主任徐茂政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,写上“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学生”等临别赠言,鼓励我不断进取,勇敢攀登新的高峰。

中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歌曲开始风靡校园,我们入校时,邓丽君、费翔、千百惠等港台歌手的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,就连学校广播室播放的音乐也是他们的天下,这正吻合了我们的青春需求。84级的徐师姐,长得小巧玲珑,一头漆黑的长发披在肩上,常穿一件大红紧上衣,被同学们称为红衣女郎。她模仿流行歌手们的歌喉妙惟肖,如天籁一般,滋润着校园里少男少女们的心。据说她和同她一级的师哥毕业后走到了一起,这对金童玉女组建家庭,让不少迷恋他们的校友羡慕不已。

最后一年,原滕县县委宣传部长王延宸同志任校长。我校只有我们86级采煤班和机电班毕业,校领导极其重视,多次组织我们进煤矿实习,同学们认真地准备毕业论文。大家像往届毕业生一样积极配合国家的就业分配政策,顺利地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。我们班的孙某某同学在采煤矿实习期间,无端被下班后醉酒的工人踢到了不该踢的地方,王校长亲自出马,到该煤矿讨说法,维护了孙某某同学的合法权益,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我的个子比较矮,和女生同位是家常便饭。采煤班和机电班分开后,我们班唯一的女生就和我同桌。奇怪的是我从未有《同桌的你》中唱的那种感觉。倒是最后一排高大英俊的董帅哥,常在我不在座位上的时候,悄无声息地溜到我的座位上,想法靠近孙美女。要两人纸上写些什么,要么低下头去,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悄悄话。有时我回教室看到此情此景,不是安静地走开,就是从后门坐到董帅哥的位置上——那时的我就知道成人之美,至今不知两位同学结婚时没想到过我这个不是月老的老婆。

几度风雨,几度春秋,人到中年的我早已白发丛生,愧对母校的培养。离开枣庄工业学校25年,酸甜苦辣都已尝遍。我的母校早已并入枣庄科技职业学院,但其精神当以发扬,优良传统理应继承。每次经过那个令我情牵梦绕的地方,总不免多看她几眼。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,总要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枣庄工业学校永驻我心中。